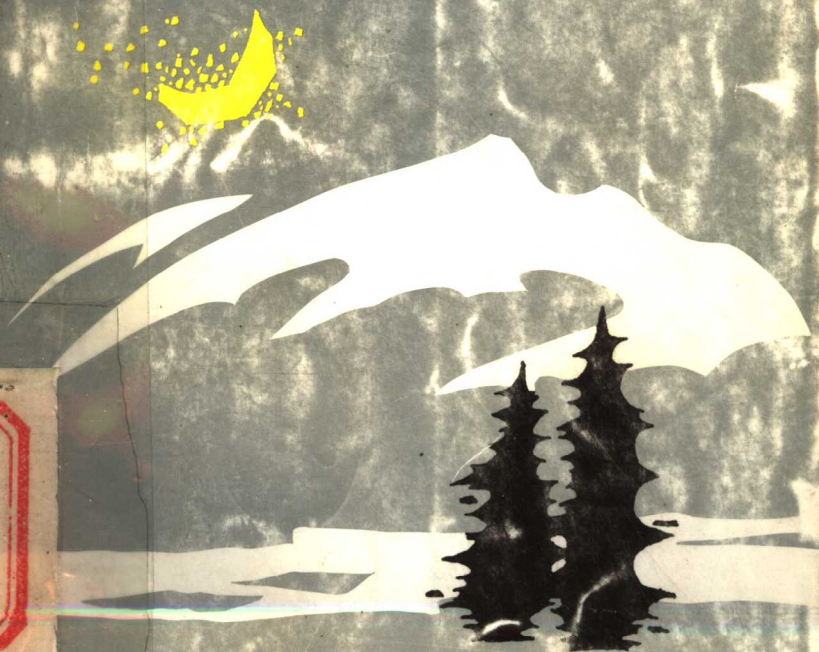


BEIFANG HUNXUE

北方混血

中国男人与俄罗斯女人的故事

中 夙 ZHONG SU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北方混血

——中国男人和俄罗斯女人的故事

中 夙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新登字（京）118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方混血：中国男人和俄罗斯女人的故事/中夙著。
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4.10
ISBN 7-5033-0454-5

I. 北… I. 中… III. 报告文学-中国-现代 W.125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西什库茅屋胡同甲3号 100034）

北京丰台区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所经销

1994年11月第1版 1994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787×960毫米 1/32 印张：5.875

字数：87.5千字 印数：1-7,500

定价：5.40元（膜）



陪同作者采访的一行人马。左起第一位、第六位是《北方文学》编辑吴英杰、刘新军，第四位是黑河地区行署办公室主任索久林，第五位是呼玛的宣传部长，真的要谢谢他们。



左起第二人是本文中写到的日本兵莫宝清，你能从他的面部和眼神中发现什么吗？



背后的城市是俄国远东的布拉戈维申斯克，当年在这里打工的瑗珲（今黑河）男人成百上千，用智慧也用骨饰一类的小玩艺儿引逗得俄国女人纷纷上钩。

可爱的是一对混血女孩，可憎的是后面的作者，多么的不深沉啊！



目 录

第一章 混血带

黑龙江流域的混血现象就像鲑鱼产卵期一样复杂而有趣。我们不妨在地图上沿中俄边界画一条连线，一端是中国的满洲里，另一端是俄罗斯的海参崴。其间近四千公里长的区域，可以看作是中俄复杂的混血带。从抽样资料估算，配偶至少在万对以上。

男主角一律由中国男人扮演，女主角则毫无例外的是对岸的俄罗斯女人…… (1)

第二章 中国爹俄国妈

契机出现在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特别是在1920—1922年。苏联红军粉碎了高

尔察克在西伯利亚发动的军事复辟，大批军官、商人、地主和职员潮水般涌入中国境内。螺居在冻土地上的中国男人趁机张网，使张惶四顾的俄国女人们纷纷落入网内。

维系生存的考虑使现代人类忧心忡忡的门第、血缘、国别乃至容貌变得无足轻重，彼此承认和尊重的一个共同事实是——性别 (17)

来自结雅河上游的柳芭娃 (21)

和富农女儿配对 (28)

白捡的老婆 (38)

嫁狗随狗 (43)

第三章 种的杂烩

从哈尔滨到大连，沿线的各省市、地区都有日本孤儿，仅大连市就有 300 多人，如果加上配偶和子女，将是一个庞大的数字，他们个人的幸与不幸，可以任由评说，但就孤儿整体来说，不能说不是一个大悲剧。这是中日历史上一场无可奈何的联姻，牵线做媒的是人类诅咒的恶魔——战争

.....	(53)
岩间典夫传奇	(55)
我嫁给了中国军官	(70)

第四章 混血部落

黑龙江上游沿江一带，至少有十数个混血后裔们聚居的村落，如依西肯、山谷、开库康、乌云、大草甸子……

现今边疆村的数百口混血人丁，差不多全是那十几个俄国女人繁衍的后代，她们用半个世纪的时光，为中国制造了一个行政单位——村

(82)

天啊，这是到了外国？

(83)

从前这儿是一片游猎场

(87)

血缘意识

(94)

骚动：你愿不愿意改俄罗斯族？

(102)

第五章 优化和变异

她骨骼硕大，体宽且胖，是典型的俄罗斯老年妇女的形态。严格地说：她母亲只创造了一个框架，一个轮廓，余下的部分由她那精巧而有耐性的中国父亲去一点点地填充。

黄种人+白种人=?

这是一场两个人种之间遗传因子在黑暗空间里的混战，无声而激烈。从优生学的角度看，这种远缘杂交比之近缘婚配的结果，无疑要优越得多…………… (107)

黄种人+白种人=?…………… (108)

气质性格也能遗传吗?…………… (112)

远缘杂交的优势…………… (115)

第六章 俄国女人带来了什么

俄国女人给这片域外边陲的农民带来

了“星期六”制度。对于这些农民来说，“星期六”的出现非同凡响，它是一件奢侈品，汉族农民最初是怀着惶惶不安的心情慢慢走近它，踟蹰在它的左右，最后才决定消受它，据为己有。

除了星期六，俄国女人还带来了床、酒、啤酒花……当然，俄国女人带来的远远不止这些…………… (120)

第七章 生活在黄种人中间

由于中俄界河上空政治风云诡谲多变，愈来愈多的混血儿放弃族内通婚的权利，把汉族作为择偶对象。第一代俄国女人释放出的神秘的基因之流，在种的接续中已经泾细如丝，趋于淹灭了…………… (136)

混血部落的厄运…………… (137)

消灭这张“脸”…………… (142)

躁动在界河上的混血少女…………… (145)

第八章 去对岸播撒爱种

中国妻子，苏联情人…………… (152)

用色彩堆起的爱窠…………… (167)

第一章 混血带

迄今为止，人们仅仅是表现出某种好奇，还没有谁用心地搜集和研究过黑龙江流域的混血现象。事实上，这个问题就像黑龙江的鲑鱼产卵期一样复杂而有趣。

同黄河、长江相比，黑龙江是最晚进入文明家庭的小兄弟。这当然不会是偶然现象。黄河因暴虐闻名，河水年年泛滥，引起灾变无穷，自然环境的恶性挑战孕发了文明的生机。黑龙江显然不属于或有别于这种情况。它的南源额尔古纳河出自大兴安岭西坡，北源石勒喀河发端于蒙古北部肯特山东麓，在恩和哈达附近汇合后，沿东南方向逶迤而去。这

是一条脾性温和的黑龙，说它是个慵懒的家伙也没什么不可。一年中有六个月蛰伏在冰天雪地，只是在五月开江时，层层叠叠的冰排爆出灵性的吼叫，接下来是不声不响的明水期。河床宽阔，水流却不湍急，数百年的史志资料中少有灾变的记录。一九八六年十月和一九九〇年六月，我坐船分两段粗粗浏览了黑龙江中下游的景况，当时的日记是这样记载的：

黑龙江流经的偌大的沼泽地区充满着远古的蛮荒气息，景色可以说极美丽也极单调。很长的地段上可以说完全没有河岸，也没有像样的隆起的土地。在两岸都是大片的长满了苇草的沼泽，只是偶尔冒出一块湿地，生长着稀疏的小棵的白桦林。据说在浅水的季节，河岸的表面只比水面高出几公分，河水一涨，岸边现出一片汪洋。这些沼泽地到处是茂密的水草，无论哪一个方向都一直浸延到天边。而在另一些地方，只要地势稍高一点，就可以发现连缀成片的野生林和阴森的笼盖着神秘气息的灌木丛，当然这多是指苏联对岸，中国这边到处是人间烟火，数百年的砍伐和现代

工业的侵入已经使大小兴安岭绵延下来的森林绿地急骤向回龟缩。

黑龙江也是一条富庶的河。从额尔古纳河源头起算，它在中国境内总长（包括中俄界河段）约两千九百多公里。其间不少山地储黄金，沿江的河泽、水泡、小径、沟渠，有水便有鱼。森林里繁衍生息着棕熊、野猪、雪兔、狍子、驯鹿、猞猁、水獭等十几种珍贵动物，至于说大片的谷地、平原，当属中国少见的富有灵性的土地，极适于放牧和种植小麦、大豆、高粱。总之，若不把严寒看作是自然缺憾，这儿可以说是一个相当安逸的易于生存的环境。

问题或许就出在这里。

我们可以凭借现今文物馆里的实物、资料，复现数百年前达斡尔、鄂伦春、鄂温克、赫哲这些土著居民的某些生活景观：他们栖居在沿江一带的山地和平原上，环绕着他们的是太阳、森林、大气、水泽、黑土，这些构成了他们赖以生存的清新鲜而朴实的简单境界。没有房子——“金环岛户雕为屋”，或居山洞、地窖、“撮罗子”。没有衣服——兽皮、鱼皮做服饰。没有知识——他们是地域和季节的奴隶，除了祖辈流传下来的猎兽、捕鱼的经验，对外面进化着的世界几乎一无所知。没有宗教——或者说没

有以大文化作背景的宗教，专注于自然崇拜和图腾崇拜，比方熊这种笨拙而凶猛的动物曾经是鄂温克、鄂伦春、赫哲等族普遍崇拜的图腾之一。总之他们是纯粹的自然之子，在现代文明把他们从自然境界中剥离出来之前，他们事实上生活得怡然有趣，丰衣足食，然而为此付出的代价也是昂贵的——文明的停滞。

人类进化史悲剧性的启示之一是，人们一旦陷入某一种专业技能的崇拜，便会弱化这一部分人的生存能力。最终成为文明的落伍者。以游牧民族和著名的爱斯基摩人为例，牧畜技能和狩猎技能是他们借以炫耀于世的技能，他们确实有过辉煌时期，那是在农业和手工业革命到来之前，文明的大潮一经卷来，他们包括他们的杰出技能便黯然失色。他们抱守的专业技能决定了他们必须过一种单一的混同于兽类的生活，否定了人类活动的多样性，停滞不前是必然的。

至此我们提出一个或许不算无聊的问题：同俄罗斯人通婚的为什么偏偏是后来的汉族移民，而绝少祖居在黑龙江沿岸的土著？繁富的史料表明，在汉族移民尚未大量涌入黑龙江南岸之前，当地土著已经同俄罗斯人有了频繁的联系。他们用昂贵的兽皮、野味、珠宝、黄金，换取俄罗斯人的布匹、铁

器、蜡烛、火柴和食盐，可是他们很少对碧眼金发的俄罗斯女人产生过奢望。对于土著女人来说，对岸那些深眼窝大鼻子的俄罗斯男人则无异于另一世界的鬼怪。如果我们把婚姻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这个问题就变得简单明了，当一个民族的文明发展还未达到足以接受、消化、吸收对方文明的程度，大面积的通婚是不可能的。同肤色、语言、血缘、风俗、习惯相比，文明状况是国际通婚的更重要因素。

于是历史把一幕美妙、荒诞且悲壮的戏剧交给汉族移民上演。如果我们把黑龙江比做舞台，那么我们会奇怪地发现，男主角一律由中国男人扮演，女主角则毫无例外的是对岸的俄罗斯女人。

黑龙江移民历史上溯可及辽代。黑龙江省泰来县塔子城（辽代泰州旧址）出土的辽土安七年（1091年）刻石上记有47个汉族人姓氏，证明在公元十一世纪末就有汉族移民迁徙黑龙江地区了。历史资料记载较为详尽的一次汉族移民，是建炎元年（1127年），金军在破开封时将北宋徽、钦二帝及其后妃、公主、宗室、大臣以及技艺工匠三千多人带走北徙，流入黑龙江地界。到了明朝，由于统治者“万般克剥，敲骨吸髓，以致小民各处逃走。无法生活，穷极计生，遂率合营男女数千北走”。这些人中有烧砖匠、泥水匠、状塑匠、画匠、铁匠、木匠、漆匠、石

匠，流散到黑龙江下游地区。

对于中国北部这片辽阔的疆土来说，早期的这些汉族移民犹如流入荒沙大漠的一泾细流，很快就消失了。人们仅能从当今的出土文物如陶瓷制品、手工艺品以及有关碑文中，发现他们对这片偌大荒土曾经发生过的微弱影响。

到了清朝顺治元年，大清帝国皇室有感于作为“龙兴之地”的东北零落凋敝，百业俱废，土地荒芜，突发垦殖令，“招徕流民，不论籍别，使开垦荒地，永准为业”。顺治十年（1653年）又颁发了《辽东流民开垦例》，规定“免交三年粮钱，缺乏牛种者，由官府借贷”，大肆鼓励向东北移民。

于是“燕鲁穷氓闻风踵至”，骤然卷起一股移民大潮。他们挑担提篮，携带妻女，或东出榆关，或北渡渤海，成群结队向东北进发。他们多是从事农业生产，也有些人转而从事采参，狩猎、淘金等行业。这些初期的垦民初入东北，畏惧“极边苦寒之地”，多数留驻在辽河流域的平原上。他们一经立足，立即向关内传报信息，于是移民浪潮愈卷愈大，呈澎湃之势。1668年，康熙皇帝下谕“停止招民，封禁东北”。原因是东北三地“乃祖宗肇迹兴王之所”，唯恐满汉杂居，“弃满洲之旧道”。又因为“关外民人聚积日多，物价较前昂贵，于旗人生计未免有